

中世纪英国

动物叙事文学研究

张亚婷
著

*Animal Narrative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中世纪英国
动物叙事文学研究

张亚婷
著

*Animal Narrative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文学研究/张亚婷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2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9606-6

I . ①中… II . ①张… III . ①英国文学 - 中世纪文学 - 叙事文学 - 文学研究
IV . ① I561.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3772 号

书 名	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文学研究
	ZHONGSHIJI YINGGUO DONGWU XUSHI WENXUE YANJIU
著作责任者	张亚婷 著
责任编辑	李 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606-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345014015@ qq.com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9634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675 千字 392 页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引　　言

文学动物(literary animals)在盎格鲁-诺曼时期英国文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动物叙事文学又占据着很大的叙述空间。^①这一时期的英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作家,产生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动物叙事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叙事多元,异彩纷呈。这些作家以动物为叙事主体或广泛涉及动物描写,对英国动物叙事文学的发轫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见证了英国文化的发展和演进历程。

中世纪动物叙事文学的体裁具有它的特色。麦克奈特(G. H. McKnight)指出,在中世纪文学中,有三类作品和动物有关:第一种是动物论(bestiary),中世纪象征主义者按照动物的习

^① 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动物转向”使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受到高度关注。关于“动物研究”,目前存在术语方面的争议,大多数学者认为术语应该用Animal Studies(动物研究),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用Animality Studies(动物性研究)。前者重在强调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似有物种歧视之嫌。与文化研究关联,它们共同指向动物性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参见Michael Lundblad, “From Animals to Animality Studies,” *PMLA* 2009 (2): 496—502。2006年,菲拉特·莫拉动物伦理牛津中心(Ferrater Mora Oxford Center for Animal Ethics)成立,它是世界上第一所致力于动物伦理学研究、教学和出版的学术机构,每年举办暑期学校进行研讨。“Animal”一词来自拉丁语“animalis”,意为“能够呼吸”。本书中指称动物时用“他”或“她”,说明动物和人类可以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平等角色。

性阐释其寓意。第二种是寓言(fable)，人们讲述动物故事是为了获取教训。第三种是动物史诗(beast epic)，是具有中世纪文化特点的故事，因为它们可以为读者提供娱乐。^①这些作品的角色以动物为主，可以说构建了典型的巅峰群落占据的体裁。事实上，和动物有关的作品并不局限于这三类体裁。麦克穆恩(Meradith T. McMunn)指出，13世纪前，大众文学作家和宫廷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借鉴动物论。^②这种借鉴包括对动物象征意义的借鉴，用文学方式再现自然世界，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韦曼(Klaus Weimann)把中世纪英语动物文学的体裁分为五大类：动物论、寓言、动物故事和动物史诗、辩论诗和有关动物的诗歌。他认为大部分中世纪英语寓言故事都来自古典文学，作为单篇出现在训诫文和说教作品之中。动物史诗发展较晚，没有寓言故事那样有明确的寓意，但表面上看主要是说教和讽刺，而动物辩论诗的教育目的自然和故事中主人公的说教融合在一起。^③事实上，英国作家不仅创作这些作品，还在此基础上涉及其他体裁，比如梦幻诗、骑士文学、编年史、游记、圣徒传等。这些动物叙事和当时的动物论，文化演进，人类认识自我、理解自然，历史语境，宗教话语等因素紧密关联。文学动物不仅具备象征意义，而且以生命主体的角色出现，成为文化话语、叙述角度、道德说教的承载者，又为中世纪英国人构建自我身份以及展现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宗教之间的多重关系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同时，为当代读者更好地理解中世纪人的动物观提供了有力的视角。

动物在不同体裁的作品中扮演着和人一样重要的角色，而不同的体裁中又凸显某种动物的角色功能。在动物和人的互动关系中，人并非扮演着绝对的道德主体这一角色，恰恰相反，动物有时成为道德主体，人反而成为道德患者或客体。这里其实涉及如何界定“角色”这一概念的问题。传统观点对文学作品中的“角色”(character)的界定局限在人类之上，但我们知道，文学动物一直出现在文学叙述、阅读和接受之中，甚至在某些体裁中占据主导位置。伯雷(Bruce Thomas Boehrer)指出，文学角

^① G. H. McKnight, "The Middle English Vox and Wolf." *PMLA* 3 (1980): 497–509.

^② Meradith T. McMunn, "Beastiary Influences in Two Thirteenth-Century Romances." *Beasts and Bird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Bestiary and Its Legacy*. Ed. Willene B. Clark and Meradith T. McMun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p. 134.

^③ Klaus Weimann, *Middle English Animal Literature*.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75. p. viii.

色的问题最好从动物研究的立场来理解,而从理论上区别人和动物可以作为哲学和科学的研究的例子。^①他指出,从动物研究的角度来看,动物论中的词条可以看作是不同的角色研究,模式化角色可以看作是动物论条目中的一个变体,这种做法比较妥当。^②在“角色”这个词具有现代意义之前,它所包含的意义为探讨人与非人物种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空间。^③他认为,从种际内部关系角度出发来研究文学角色这一概念的发展,有助于勾勒西方文学史。^④因此,动物叙事作品中的动物作为角色出现有利于梳理文学发展的轨迹。

中世纪英国作家书写动物从一个侧面说明动物在中世纪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当时,人们对动物的依赖非常强,生活来源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动物的商业化活动,狩猎这一重要户外活动成为普通人获取食物、贵族进行娱乐的有效途径。同时,人们需要借助不同的动物作为狩猎伙伴,比如猎狗或猎鹰,进行驯鹰活动,而骑士对战马的依赖使他们相信马是动物界最具灵性的动物。萨里斯伯里(Joyce E. Salisbury)指出,中世纪人把动物当作食物进行消费的时候,认为动物的肉会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最终转变为人肉。人们根据所吃食物来判断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吃肉不仅成为经济优越和人控制自然的象征,随着社会等级秩序的进一步扩大,它也成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社会地位差异的区别性标志。14世纪末,社会阶层部分地以他们的饮食结构来界定。贵族多以肉食为主,穷人以蔬菜、奶制品为主。^⑤

动物既存在于中世纪英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还出现在绘画、纹章、手抄本、天文学和地图之中,甚至某些政治理念借助动物来表达。他们不

^① Bruce Thomas Boehrer, *Animal Characters: Nonhuman Beings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p. 3.

^② Ibid., p. 7.

^③ Ibid., p. 17. 据《牛津英语词典》显示,“character”一词在中世纪英语文学中首先出现在英国神父肖勒姆的威廉(William of Shoreham)所著的《诗歌》之中,拼写为“character”,意为“消失的印记”,16世纪这个词语具有宗教意义,神学家把人在精神上的象征符号称作 *caractere* (1502)或 *character*(1529)。1664年,在德莱顿的作品《敌对的淑女》(*Rival Ladies*)中,这个词第一次用来指作品或舞台上的角色。

^④ Bruce Thomas Boehrer, *Animal Characters: Nonhuman Beings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p. 27.

^⑤ Joyce E. Salisbury, *The Beast Within: 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57.

仅表达了人们的美学观点,还承载着文化寓意和道德伦理观念,甚至催生了相应的法律制度,这和中世纪文学文本形成了互文关系。在中世纪绘画中,人们用狮子、鹈鹕、绵羊来象征基督,狐狸指涉圣徒路加,人们还用狮子象征马克,鹰指涉约翰,借助视觉艺术和动物进行观念表述。圣安东尼的画像中常伴有野猪出现,而他被看作是动物的保护者。另外,人们把动物和天文学联系了起来,以动物名字命名或描绘天体。12世纪后半期,纹章学的发展借助动物完成了部分意义的表述。^① 在中世纪纹章中,许多动物形象成为家族精神或骑士精神的象征,纹章上的动物通常全副武装,武器是牙齿、爪子或角。^② 英格兰的纹章是著名的金雀花狮子,这是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1195年设计的。他舍弃了父亲亨利二世(Henry II)用的纹章(两头面对面的狮子)改为三头狮子,英格兰沿用至今。^③ 关于纹章,15世纪的英国女诗人朱丽安娜·伯纳斯(Juliana Berners)在《圣安尔伯斯之书》(*Boke of St. Albans*)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纹章浓缩了人们认为最能体现文化价值、表达象征意义、传递意识形态理念的概念,而出现在纹章上的动物通常是力量、勇气、信仰的象征,是对英格兰文化、政治和信仰的定位。莫里森(Elizabeth Morrison)通过研究表明,中世纪视觉艺术中出现了大量动物,但中世纪手抄本插画中出现的动物数量最多。这些动物可分为日常生活中的动物、象征性动物和想象性动物,说明了动物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④ 需要指出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艺术以动物纹饰著称,凯尔特人偏爱动物题材,爱尔兰传教士在大不列颠传教,形成了爱尔兰-撒克逊插

^① 纹章出现于欧洲社会性质转变时期,当时世袭社会阶层出现,而纹章成为确认这种世袭贵族血统的理想象征符号。这方面的传统比较悠久,近年来相关研究增多,2013年就有两本专著出版,可参见 Stephen Slater, *The Illustrated Book of Heraldry: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Heraldry and Its Contemporary Uses*. London: Lorenz Books, 2013(这本书已经被翻译为中文,参见斯蒂芬·斯莱特:《纹章和徽标》,王心洁、马仲文、孙骞、朱晓轩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 Tammy Gagne, *Heraldry Understanding Signs and Symbols*. London: Quarto Publishing, 2013.

^② Dorothy Yamamoto,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82—83.

^③ Margaret Haist, "The Lion, Bloodline, and the Kingship." *The Mark of the Beast: The Medieval Bestiary in Art, Life and Literature*. Ed. Debra Hassing.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 9.

^④ See Elizabeth Morrison, *Beasts Fantastic and Factual*. J. Paul Getty Museum, 2007.

图艺术,这种插图融合了几何纹、螺旋纹和由动物肢体交缠衔接构成的动物纹。^① 诺曼政府之后出现的罗马式插图艺术延续了动物在手抄本中的装饰效果。^② 在创作于 1320 年的《马利亚女王诗篇》之中的哥特式插图“耶稣讲道”中可以看到“郊游猎鹰图”。在滑稽画中,动物出现在手抄本的边白之中,起到装饰和调侃的作用。^③ 人们对自然世界所持的好奇心促使他们想象未知世界。这种想象有可能赋予动物以异域色彩,具有美化或妖魔化倾向。为了表达他们对未知世界的理解,人们还想象并创造了一系列现实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的动物。这些可能出现在神话故事或虚构的作品中,展示其象征意义和美学意义,成为文化符号。王慧萍指出,中世纪以农民为主的民间文化充满想象力、夸张、变形、嬉闹、诙谐的基本特质,手抄本中出现的怪物图像说明中世纪人的意识中有着虔诚与诙谐两种看待生活与世界的态度。^④ 中世纪英格兰地图展示了地理位置和身份之间的关系,地图边缘位置和怪物特质关联,而中心位置绘有十字架和耶路撒冷,代表着神圣和上帝。^⑤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显示,征服者威廉专设鹿的保护区,杀鹿人的眼睛会被弄瞎,规定人们不准杀野猪,不能惊动兔子。^⑥

需要注意的是,《圣经》在中世纪人看待动物、定位动物与人的关系、赋予动物宗教意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世纪英国作家用动物(比如鹰、鲸、猫头鹰、毒蛇、狼)展现道德意识,使其符合《圣经》的道德说教,显示动物的宗教意义和伦理启示,体现世俗观念和宗教伦理之间的矛盾,表征灵与肉、善与恶、道德与禁欲主义、上帝与人、命运与意志之间的对立。同时,还体现上帝、人、动物之间的神圣互渗关系,展示动物性与人性之间的流动性关系,阐述基督教推崇的洁-不洁理念,强化基督教文化话语,展示道德伦理教化、建构与继承及其批判意识。这显然是教士文化

^① 参见龚缨晏、石青芳:《直观的信仰:欧洲中世纪抄本插图中的基督教》,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第 60—75 页。

^② 同上书,第 148—158 页。

^③ 同上书,第 176—180 页。

^④ 王慧萍:《怪物考:中世纪幻想艺术图文志》,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第 4 页。

^⑤ Asa Simon Mittsman, *Maps and Monsters in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⑥ *Anglo-Saxon Chronicle*. Trans. G. N. Garmonsway.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60. p. 222.

语境下的文本生产。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指出,西方人信仰的宗教促使他们听从《创世纪》的指令而控制大地。希伯来人把人置于自然之上,不认为自然是邪恶之源,而是把它看作上帝美好的创造物。人在上帝之下,在自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主宰自然,形成了上帝—人类—自然的等级秩序。这种想法和希腊人的激进观点融合并改变了它,支撑着整个中世纪时代。^①《圣经》之《诗篇》中就写道:“您使他低于天堂,给他戴上荣光的桂冠。您使他管制您亲手创造的作品,您使一切服从在他脚下:畜群、野兽、天空中的鸟、海中的鱼。”^②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原因是蛇的诱惑。罗尔斯顿指出,这个动物之所以是蛇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蛇比上帝创造的任何野生动物都狡猾”^③。马拉姆德(Randy Malamud)认为蛇是人的罪恶的移位和投射。^④惠特克罗夫特(J. Holli Wheatcroft)指出,蛇在古罗马时代被赋予积极意义,被看作宠物,多产且具有治愈作用,还具有预言能力,是死者灵魂的象征。但是,基督教赋予蛇以新的意义,把蛇从人们熟悉的异教符号转换为基督教象征符号,结果,蛇在《自然主义者》(*Physiologus*)中成为邪恶和魔鬼的象征。^⑤洪水之后,种际差异明显扩大。人在“吃动物”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管制、消费、剥夺其生命的权力,动物与人类之间处于二元对立世界,人类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处于生物链的顶尖位置,而界限是否可能消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依赖于人对自然世界所采取的态度。《利未记》强调动物的“洁净”和“不洁净”。^⑥这对中世纪动物论和人们日常生活消费中对动物所持的态度产生了影响。人们对“洁净”这一概念通过具体动物的选择做了阐释,体现出“神圣”和“世

^① Holmes Rolston III, *Philosophy Gone Wild: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6. p. 57.

^② Psalm, 8:5—8.

^③ Genesis, 3:1.

^④ Randy Malamud, *An Introduction to Animals and Visual Cultur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 14.

^⑤ J. Holli Wheatcroft, “Classical Ideology in the Medieval Bestiary.” *The Mark of the Beast: The Medieval Bestiary in Art, Life and Literature*. Ed. Debra Hassing.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 147.

^⑥ “Leviticus, 11:1—47.” *Holy Bible* (NRSV), National TSPM & CCC, 2000. 蹄子分开且反刍的动物都可以吃,骆驼、蹄兔、野兔、猪都是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不可以吃。生活在海洋或水中可以吃的动物必须有鳍和鳞,否则就不可以吃。鹰类、乌鸦、鹗、鹤、苍鹭、戴胜鸟和蝙蝠不能吃。除了蝗虫、螽斯、蟋蟀或蚂蚱可以吃之外,其他有四条腿且长翅膀的昆虫都不可以吃,因为它们使人不洁净。

俗”观念的对立，这种构建其实是分类危机的表现。这为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洁净或不洁净动物的划分、意义阐释及和人的关系确定了一定的标准。《十诫》和《出埃及记》明确规定了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这在动物论或中世纪相关法律中就有相似的界定，即对动物的赔偿同样表现了人赋予动物不同的价值，整体上是以人为中心的利己思想的表现。

除了《圣经》之外，中世纪欧洲还形成了具有文化特色的动物论传统。这对英国本土动物论的发展和文学作品中动物传承的文化意义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里首先有必要简单概括一下动物论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自然主义者》的历史。事实上，中世纪的动物论是在继承、改造古典传统和肖像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从怀特(T. H. White)列举的早期西方动物论相关谱系中可以看出，最早在亚洲、希腊和埃及出现有关动物的口述传统。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这一方面都有相关论述。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索林诺斯(Solinus)、伊良(Aelian)和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为动物论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① 在认识人和动物关系的时候，人们通过生理特征进行描述和判断。圣安布罗斯指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而动物没有理性。^② 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产生》(*Generation of Animals*)中对动物的性别做了界定，他认为同类动物会相应地再生同类，而那些从腐烂的生物中产生的东西既不是男性/雄性也不是女性/雌性。自然世界避免无限性，因为无限性意味着不能完成和结束，因此，这是自然通常设法实现的东西。^③ 他认为人有思维能力，比其他动物更聪明。^④ 他经过比较认为，那些胎生的动物在本性上更为完美，享有更纯洁的“原则”。自然规律就是完美的后代应该由更完美的父母孕育，^⑤ 更完美的动物就指胎生动物，独占鳌头

^① T. H. White, ed. *The Book of Beasts: Being a Translation from Latin Bestiar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4. p. 233.

^② St. Ambrose, “On Faith in the Ressurection.” *Funeral Orations by Saint Gregory Nazianzen and Saint Ambrose*. Trans. L. McCauley et al. New York: Fathers of the Church, 1953. p. 256.

^③ 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Trans. A. L. Peck.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43. p. 7.

^④ Ibid., p. 229.

^⑤ Ibid., p. 139.

的就是人类。^① 在感知、思维能力、孕育过程方面,他认为人类比其他动物更显示出其优越性。亚里士多德还在《动物的历史》(*Historia Animalium*)中以实证的手法描述动物身体的组成部分、行为习惯、性格等,囊括 500 多种动物。

佚名作者似乎在《动物之书》(*The Book of Beasts*)中继承了早期的口头叙述传统和研究成果。它的最早来源可能是佚名作者用希腊文撰写的《自然主义者》。^② 这本书最早的拉丁文译本出现在 8 世纪。当时的手抄本是中世纪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但是经过抄写员的添加,拉丁文版的《动物之书》中动物有 110 种之多。正如埃文斯(E. P. Evans)所言,除了《圣经》之外,没有哪一本书像《自然主义者》那样传播甚广。它被翻译为拉丁语、埃塞俄比亚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冰岛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普罗旺斯语以及所有的日耳曼和拉丁语方言,^③ 为中世纪动物论奠定了基础。^④ 其中的寓言故事为中世纪人把动物看作人的榜样提供了一种原型,使一些神父思考如何用动物对人进行训诫。^⑤ 它不仅描述动物的生物性特点,而且赋予每种动物特定的道德意义和文化概念,含有一定的基督教色彩。它不仅出现在中世纪诗人对动物典故的引用中,在教会艺术中也可见一斑,在欧洲影响长达千年,比如狮子、凤凰、独角兽、鲸和鸽子在今天仍然具备宗教意义。

中世纪人在书写和对待动物方面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寓言性的,一种是科学性的。弗洛里斯(Nona C. Flores)指出,作家借鉴《自然主义者》和动物论,通过寓言形式展示真实的动物行为,向读者指出其寓意,而科学的研究者重在对具体的动物和动物身体结构及其行为进行研究。这两种

^① 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Trans. A. L. Peck.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43. p. 179.

^② *Physiologus* 并非此书原名,佚名作者从自然史中介绍他的故事,以一句话“the physiologus says”开始,意为“自然哲学家如是说,自然主义者如是说或自然权威人士说”,故书名翻译为《自然主义者》。这本书是最早的动物论,2 世纪由希腊文写成。

^③ E. P. Evans, *Animal Symbolism in Ecclesiastical Art*. New York: Harry Holt, 1896. p. 232.

^④ Joyce E. Salisbury, *The Beast Within: 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 Ed. Roy Will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04.

^⑤ Ibid., p. 112.

态度共同存在。^① 山本(Dorothy Yamamoto)指出,我们不仅要把《自然主义者》看作是各种奇特动物的展览厅,还应该在那里看到人类自身,因为《自然主义者》是有关不同物种身体的文本,我们人类也包括在内,它为人类与动物世界之间的交流奠定了基本原则。^② 她进一步指出,《自然主义者》中的动物展示出的理想能够有效依赖于身体的整体性,而身体的稳定性和道德的稳定性关联。一般来说,动物的身体并不发生显著变化,相应地,这成为保持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角色和作用的理论基础。^③ 《伊索寓言》《圣经》以及老普林尼、索林诺斯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成为《自然主义者》的素材来源,而《自然主义者》为中世纪动物论打下了基础,但它的目的是采用自然界的动物本性和习惯作为圣经教义。后来,圣伊西多尔(St. Isidore)在调查的基础上添加了其他各种不同的生物。12世纪,动物论被扩充为拉丁文版,这应归功于圣伊西多尔,而且它后来被改写为通俗版本。人们在手抄这些版本的时候,会多少加入一些其他材料。15世纪,随着印刷术的使用,包括寓言故事在内的动物体裁很受读者欢迎,新编撰的书籍越来越多地涉及动物论,神学、世俗和科学的研究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其中。^④ 在《自然主义者》中,佚名作者对野兽、鸟类、爬行动物和鱼类的外形特征进行了描述,解释了其命名的缘由。它既表述了这些动物的象征意义,又表现出基督教赋予这些动物的文化意义和宗教意义,含有很强的说教目的。以狮子为例。狮子是《自然主义者》中第一个被描述的动物。佚名作者在总结了狮子的生物性特点之后指出,救世主基督和狮子一样。狮子在动物论中通常被看作动物之王,从宗教意义上讲,又是基督的化身。从12世纪后期起,“复活”成为狮子这一动物形象的中心内

^① Nona C. Flores, "The Mirror of Nature Disordered: The Medieval Artist's Dilemma in Depicting Animals." *The Medieval World of Nature*. Ed. Joyce E. Salisbury.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3. p. 5.

^② Dorothy Yamamoto,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

^③ Ibid., p. 23.

^④ Willene B. Clark and Meradith T. McMunn, "Introduction." *Beasts and Bird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Bestiary and Its Legacy*. Ed. Willene B. Clark and Meradith T. McMun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p. 7.

容。① 科尔代克基(Lesley Kordecki)通过符号学的研究指出,动物论的每个文本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动物本身所具备的自然生物特点和其所包含的隐喻意义,即能指和所指。但是,混合型动物很少在现实世界中见到,人们很难对他们进行阐释,他们不过是加强了动物论的描写段落长度而已。②

由上可见,中世纪动物论赋予不同的动物不同的意义,既借助动物进行道德说教,又展示了动物在整个生态圈中的道德身份。人们用动物(比如母老虎、山羊和海妖)来说明人身上的罪恶,③蟾蜍总是与死亡、邪恶、地狱联系在一起。④ 人们把飞向太阳的鹰看作生命重生的象征,⑤凤凰涅槃的故事通常被看作是基督复活的象征。⑥ 狗和马象征着忠诚,海狸象征着贞洁,山羊象征着欲望。独角兽的角不仅被看作是圣子与圣父的融合,同时还被看作是女性欲望的象征。蜜蜂和大象代表对婚姻的忠贞不渝。鱼通常被看作是具有很高精神追求的动物。土狼是双性动物,被看作犹太人的代表。在动物叙事中,人们不仅赋予动物特殊的宗教色彩,还对动物身体的不同部位有着特殊的看法,眼睛、毛发、角、羽毛、翅膀也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比如豹子通常被看作是象征性的自我阉割,因为在中世纪人看来,眼睛就是罪恶的源头,而豹子身上的彩色圆圈就像眼睛。赛姆(Alison Syme)指出:“和排泄物有关的禁忌也是通过动物住处的特点

① Margaret Haist, “The Lion, Bloodline, and the Kingship.” *The Mark of the Beast: The Medieval Bestiary in Art, Life and Literature.* Ed. Debra Hassing.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 6.

② Lesley Kordecki, “Making Animals Mean: Species Hermeneutics in *the Physiologus of Theobaldus.*” *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 A Book of Essays.* Ed. Nona C. Flores.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6. p. 99.

③ Carmen Brown, “Bestiary Lessons on Pride and Lust.” *The Mark of the Beast: The Medieval Bestiary in Art, Life and Literature.* Ed. Debra Hassing.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p. 53—67.

④ Mary E. Robbins, “The Truculent Toad in the Middle Ages.” *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 A Book of Essays.* Ed. Nona G. Flores.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6. pp. 25—47.

⑤ Dietmar Peil, “On the Question of a *Physiologus* Tradition in Emblematic Art and Writing.” *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 A Book of Essays.* Ed. Nona C. Flores.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6. pp. 103—110.

⑥ Valerie Jones, “The Phoenix and the Resurrection.” *The Mark of the Beast: The Medieval Bestiary in Art, Life and Literature.* Ed. Debra Hassing.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p. 99—110.

传递出来的。”把女性和不同的动物进行比较，从动物的行为中观照人的道德操守，强调女性的危险性。^① 中世纪人通常通过特定动物的行为来含沙射影地说明人相同或相似的行为。

相比较而言，中世纪英国在动物论方面发展较晚。9世纪，英国保存了盎格鲁-撒克逊语版本的诗歌体《自然主义者》。12到13世纪，拉丁文版的动物论在英国出现。英国最早保存下来的拉丁文版的动物论手抄本收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② 12世纪，英国神学家亚历山大·内克翰(Alexander Neckham)用拉丁文撰写了《万物之本质》(*De naturis rerum*)。这是关于当时科学发展的一本册子，但更像是富有想象力的道德寓言集。13世纪早期，修道士巴特洛迈乌斯·安戈里库斯(Bartholomew Anglicus)^③在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神学，后来用拉丁文撰写了19卷百科全书《论万物之属性》(*De Proprietatibus Rerum*)。人们认为这是中世纪第一本百科全书，其“地球及其形式”部分描写了一些动物。1397年，这本百科全书被翻译为中世纪英语。它在英国动物论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动物论之外，中世纪英国作家的动物书写还借鉴了欧洲大陆的伊索(Aesop)寓言传统和列那狐(Reynard)叙事传统，这尤其体现在寓言故事叙述方面。吉尔·曼(Jill Mann)指出，作家在寓言故事中采用动物，故事的要点就从人物转向行为描述，脱离了由心理、个人阅历或现实状况形成的道德选择，而转向简单的因果原因的展示。^④ 鲍斯(Cecily Boas)指出，从伊索时代起，人们就在故事中寓言性地书写动物，作家让他们像人一样安排事情，但他们没有失去作为动物的特点。寓言故事的魅力就在于“合适的动物被选择来证明人特定的美德和罪恶”，否则，寓言就失去

^① Alison Syme, “Taboos and the Holy in Bodley 764.” *The Mark of the Beast: The Medieval Bestiary in Art, Life and Literature*. Ed. Debra Hassing.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 172.

^② Ron Baxter, *Bestiaries and Their Users in the Middle Ages*. Thrupp and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ublishing Ltd., 1998. p. 83. 该书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编号为 Bodleian MS Laud Misc. 247。

^③ 他也被称作 Bartholomew the Englishman，是13世纪的方济会修士。他出生在英格兰，在牛津大学学习科学和神学，后在巴黎任教，1231年在德国的马格德堡讲学时撰写了《论万物之属性》。

^④ Jill Mann, *From Aesop to Reynard: Beast Literature in Medieval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62.

其本身的价值。^① 虽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寓言不过是人们在“发展有趣的动物论”^②,但寓言故事中动物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道德教化意义是无法抹杀的。12世纪,神学家亚历山大·内克翰把《伊索寓言》翻译为挽歌体诗歌,取名为《新伊索故事》(*Novus Aesopus*),里面囊括40则寓言故事。12世纪,英国诗人玛丽(Marie de France)率先以方言文学的方式书写寓言故事,表述考究,具有个人特色。我们知道,寓言在古典文学中以罗马寓言作家菲德拉斯(Phaedrus)和古希腊讽刺作家卢西安(Lucian)^③结束,但在中世纪后期又以《列那狐的故事》(*Roman de Renart*)和玛丽的寓言重新出现。^④ 吉尔·曼指出,玛丽也不是当时英国唯一处于伊索寓言叙事传统中的诗人,在许多不同的改编或改写作者行列之中,玛丽是第一位把伊索的故事翻译为西方方言的诗人。^⑤ 玛丽的同时代诗人沃尔特(Walter of England)书写的拉丁文版《罗慕路斯》(*Romulus*),成为中世纪晚期寓言的主要版本,^⑥现存有近200本手抄本。勒雷(Seth Lerer)指出,玛丽书写了一系列表达伊索习语的诗歌。在她的诗歌中,动物用通俗的口语讲话。整体来看,玛丽和巴布里乌斯(Babrius)、菲德拉斯^⑦处于同一个水平。但这些作家不仅想象着要和伊索同步,而且又抵制伊索的权威。^⑧ 显然,玛丽在借鉴的基础上显示出她的创新意识,敢于挑战欧洲大陆的重量级寓言作家伊索,保持她作为英国诗人的身份。表面上看,在英国这些作家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叙述之中,寓言故事保持了教化与娱乐读者的功能,在学校教育中起着说教作用,经历了被基督教化的过程。但是,从深层次上看,这些寓言作家同样继承了欧

^① Cecily Boas, “Introduction,” *Birds and Beasts in English Literature*. Ed. Cecily Boas, London and Edinburgh; Thomas Nelson Sons Ltd., 1926. p. ii.

^② Jacques Derrida, *The Animal Therefore I Am*. Ed. Marie-louise Mallet. Trans. David Willi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7.

^③ 又译为“琉善”。

^④ H. J. Blackham, *The Fable as Literature*. London and Dover; The Athlone Press, 1985. p. 54.

^⑤ Jill Mann, *From Aesop to Reynard: Beast Literature in Medieval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

^⑥ Ibid., pp. 11–12.

^⑦ 巴布里乌斯是希腊寓言作家,菲德拉斯是1世纪罗马寓言作家。

^⑧ Seth Lerer, *Children’s Literature: A Reader’s History, from Aesop to Harry Pot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 46.

洲大陆作家赋予动物的道德身份和伦理地位,展现出人与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平等地位,在寓言故事中扮演着平等角色。

《列那狐的故事》在欧洲大陆具有悠久传统,中世纪英国诗人玛丽·奥都(Odo of Cheriton)、乔叟(Geoffrey Chaucer)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欧洲大陆的列那狐叙事传统。吉尔·曼指出,《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之《修女院神父的故事》(The Nun's Priest's Tale)与其说是动物寓言,不如说是动物史诗。我们无法确定乔叟是否读过玛丽有关狐狸和公鸡的故事,但故事中提到的梦明确表明此故事来自《列那狐的故事》,而其他相似性说明乔叟借鉴了这个故事的叙述风格。^① 拉丁文诗歌《意赛格里莫斯》(Ysengrimus)出现于12世纪中期,共有6574行,是有关列那狐与狼意赛格里莫斯的故事。作者可能是诗人尼瓦杜思(Nivardus),目标读者是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吉尔·曼指出,在《意赛格里莫斯》出现之前,西方的动物故事显得零散而不成体系,它的出现使这种叙事才完整起来。^② 百斯特(Thomas W. Best)指出,这个故事中的狐狸是已经基督教化的列那狐,而非处于先前的无名状态,因此,尼瓦杜思的诗歌是第一首列那狐史诗。在列那狐系列故事中,其他动物的名字都有一定的变化,但是狐狸列那和狼意赛格里莫斯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③ 他进一步指出,大约在1176年,皮埃尔(Pierre de Saint-Cloud)用大众语言书写了中世纪第一部动物史诗《列那狐传奇》(Le Roman de Renart),共有2410行,演绎了狮子王国中两位男爵列那和意赛格里莫斯之间的争斗。^④ 这个故事中就提到狐狸捕抓公鸡的故事,乔叟创作的《修女院神父的故事》也许从此获得灵感。

可以看到,动物寓言故事的教化功能也逐渐发生变化。布莱克翰(H. J. Blackham)指出,直到11世纪,动物寓言作为说教材料还非常流

^① Jill Mann, *From Aesop to Reynard: Beast Literature in Medieval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50—251.

^② Nivardus, *Ysengrimus*. Trans. Jill Mann. Leiden: Brill, 1987. p. 1.《意赛格里莫斯》继承了11世纪的拉丁文动物故事《俘虏逃跑记》(Ecbasis Captivi)中狼与狐狸互相为敌的故事讲述传统,对法文版的《列那狐的故事》(Roman de Renart)的出现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荷兰文的《列那狐》(Van den Vos Reynaerde)、扩充后的荷兰语版《列那狐的历史》(Renaerts Historie)和德语版的《列那狐》(Reynke de Vos)。

^③ Thomas W. Best, *Reynard the Fox*.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3. p. 1.

^④ Ibid., p. 33.

行,但到了13世纪,动物寓言才逐渐融入拉丁文布道传统。这尤其体现在英国寓言诗人奥都和法国作家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的作品之中。他指出,奥都的寓言故事主要改编自《罗慕路斯》和《列那狐的故事》,有许多故事也是他本人所写。他所采用、改编或想象的寓言故事就是为了“暴露贵族或高级教士的行为”,而伊索寓言就不具备这种作用。^① 罗伯特·亨利森(Robert Henryson)是中世纪英国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诗人。他的寓言故事坚持中世纪基督教传统,表达了对世界、人类、魔鬼、人的堕落以及天堂或地狱等主题的关注。他以第一人称叙事手法关注个人日常生活和经历,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在诗歌《道德寓言》(Moral Faballis)中进行说教。他别出心裁地将《列那狐的故事》和《伊索寓言》进行改编,使其充满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吉尔·曼认为,亨利森的寓言故事把中世纪动物文学传统的两大支流,即伊索传统和列那狐传统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寓言,是典型的史诗化寓言。^② 显然,文学作品拥有相对固定的文学动物形象、文化和道德意义。布莱克翰指出,教会在动物论、动物故事和圣徒故事中同样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动物,主要目的在于彰显上帝的力量和仁慈、圣徒的神圣和幸福以及动物的温顺和得体行为。^③ 这在中世纪英国的寓言故事、动物史诗、圣徒传和骑士文学中也可以看到。

科恩(Esther Cohen)指出,教士文化(clerical culture)把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动物不是用来表现人,只是用来表达抽象概念和教义。世俗文化(lay culture)不仅赋予动物象征意义,而且赋予动物人的特征、行为、思考和感受方式。^④ 这显然是把动物看作象征符号和生命主体的两种不同看法的表现。表面上看,这是人类动物化、动物人格化的过程,教士文化的立场显然是认可动物的工具价值,但世俗文化却肯定了动物具备的内

^① H. J. Blackham, *The Fable as Literature*. London and Dover: The Athlone Press, 1985. pp. 51—52.

^② Jill Mann, *From Aesop to Reynard: Beast Literature in Medieval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62.

^③ H. J. Blackham, *The Fable as Literature*. London and Dover: The Athlone Press, 1985. p. 33.

^④ Esther Cohen, “Animals in Medieval Perceptions: the Image of the Ubiquitous Other.” *Animals and Human Society: Changing Perspectives*. Ed. Aubrey Manning and James Serpe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68.